

1912

恩平文史



第十五期

恩平政协文史资料室

资料室

恩平政协文史资料室

恩 平 文 史

顾 问：关中人

编委主任：岑能端

编委副主任：陈国扬

编 委：梁植权 郑权欢 梁达威 吴华英 梁燮闲

责任编辑：吴华英

校 对：郑权欢

发 行：冯 斌

地 址：恩平县政协办公室

电 话：2482

港澳及海外联络处：当地同乡会 联谊会 宗亲会 恩中、
郁文、独醒、江海中学校友会

港澳及海外总联络处：香港恩中校友会

地 址：九龙官塘云汉街103——105号地下

宁记汽车贸易公司

电 话：3—436336 3—413897

3—425329

《恩平文史》特约撰述员

冯瑞祥(加拿大)	郑其贤(美国)	吴如亮(佛山)
吴达辉(美国)	余贤毅(委内瑞拉)	张文仕(香港)
郑素明(柳州)	岑羨相(广州)	吴曼学(惠州)
陈焕明(陕西)		

以下县内部份，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国强	刘北航	叶家稳	冯均和	冯达云	冯廷佐
冯富永	冯能广	冯超平	冯霭湛	伍鼎新	伍英俊
朱金湘	余凤鸣	陈锡祺	陈家贤	陈锦业	陈伟瑜
何焕楹	吴万福	吴永真	吴有广	吴百宁	吴貽朴
吴宝光	吴春活	吴愈炯	吴柏治	岑日高	岑儒侠
岑玉恩	岑汝翕	岑结民	岑挺照	郑寿稠	张水源
张百廉	张梓材	郑永真	郑朋年	郑炳光	郑祖荫
郑泽民	郑锡永	郑奕根	郑家仰	郑锦廉	郑 彬
周思瑜	胡天荣	胡 霭	胡年润	唐文爵	唐良彦
唐泽民	唐锡良	黄 球	梁允才	梁汉珍	梁作屏
梁作湘	梁治荣	梁洽逢	梁福桥	梁湘帆	梁焕章
梁燮闲	梁春华	梁俊锋	梁 权	梁国强	潘天祚
薛天眷					

目 录

华侨之路

——祖辈飘洋过海追述……陕西 陈焕明 陈焕聪 (1)

观诗搜秘述王兴……美国 谢植子 (15)

温德尧纪略……梁植权 (21)

恩平民盟和农工党忆述……余瑞光遗作 (25)

“月明千里雪，花发一林春”

——忆郑芷腴校长……广州 李守贞 (28)

忆老校长郑芷腴先生……陈玉钿 (29)

回忆好校长——郑芷腴先生……张文源 (32)

“师直为壮，曲为老”

忆祖父教诲一则……郑思确 (33)

难得的老校长郑芷腴先生……林立纯 (34)

香港报界杰出人物

唐锡良

——星系报业总顾问唐碧川……香港 张文仕 (36)

郑寿桐

二届政协委员余兆蕃传略……………文仕、寿稠 (42)

恩城史话……………郑泽民 (44)

广州梁广济茶楼……………广州 梁伯乔 (49)

聂子才与天胜公园……………冯经世 (53)

儒医吴彬诺……………岑梦华 (56)

华侨义侠CRAZY福……………郑 彬 (60)

读“旅韶同乡会”致县长的信

——综述民国三十二年之大饥荒……………吴柏治 (63)

我县第一间商办工厂……………冯 韶 (67)

我县第一个工会……………吴永峰 (68)

谒恩平鳌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诗) ……中山 黄 峰 (48)

咏物二绝 (诗) ……吴百宁 (70)

报载“恩平素描”读后

喜赋七律一首志盛……………唐文爵 (35)

三藩市唐人埠对联拾锦……………美国 郑奇贤 (70)

恩平颂 (长联) ……吴能辅 (41)

支持恩平海外联谊会……………加拿大 郑玉祥 (74)

黎塘公园菊东亭楹联缺字补正……………张梓材 (24)

“黄公度恩平灯诗”编者注有误……………唐文爵 (69)

来信摘登……………陕西 陈哲文 (55)

鸣 谢……………本刊编辑组 (73)

鸣谢黎塘旅港乡亲…………… (59)

题 词……………巴拿马 莫振熙

华 侨 之 路

——祖辈飘洋过海追述

陈焕明 陈焕聪

华侨之路，是祖辈用生命和血汗开辟出来的路。它堆满着民族的灾难以及家族之辛酸。如今，它又成为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协作、开发和改造大自然的国际主义的象征之一。华侨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华侨爱国爱乡的事迹十分动人。作为华侨子弟，应珍惜先辈创业之唯艰，勉诸后人，爰特追述之。

从 南 洋 到 北 洋

我家族的华侨历史，是始于一八五八年。今天，已延续五代，共将一百三十年。五代人走的路，是从南洋开始，而后涉足北洋的。

华侨之路的开拓者

祖父陈广大，字万昌，一八三八年出生于今东城镇坦巷村。一九零八年逝世，享年七十。他是我家族华侨之路的开创者，是我家族的第一代华侨。

清朝道光年间，清王朝积弱无能，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则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祖父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后。三位兄长均已成家，生儿育女。然人口众多，地不够种，房舍

不够住，父母也爱莫能助。祖父从小当放牛娃，大一点就当长工，终年累月，不得一饱。

西方列强，在自由竞争背景下，大都向外扩张。他们既从事资源的掠夺，也从事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在非洲，把黑人当畜牲贩卖，南美就有个“黑奴”市场。在亚洲，则采取压迫和欺骗，大批华人被骗“出洋”。当初大批华工，去如黄鹤，死的比活的还多。一八八五年，英当局还颁布“香港第四号法令”，使他们对内地走私、拐带、贩卖廉价劳力合法化。

一八五八年，我祖父年届二十，曾祖父、曾祖母双双去世。一天，他听人说：“红毛（英国）在开发香港，大量用人，发的是银元大洋……”，还说：“在外面干得好，还会升官发财的。”不几天，就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说：“春天出去，冬天可以回来，捞一两百个大洋银，不就可以成个家……”。祖父迫于情势，又经不起诱惑，就跟着那人贩子去了香港。

在香港，他亲眼看到有踉跄街头的失业者，有的虽有工做，但不易赚钱。他大失所望。那时，人贩子却变脸说：“我是用本钱接济你出来的，而今你找不到工作，我老等着你，那我的日子怎么过……”，一时又说：“与其饿着肚子，不如远走高飞。不跑远程，有了金山银山，也不会流进你的口袋来的……”。过了几天，人贩子装得兴高彩烈地来劝说：“有办法了，那地方距香港不远，老板愿预付两个月工钱，这一来，我替你垫支从乡下来的船费、宿费、伙食费，不仅可收回来，而且你的生活零用和住宿也有着落

了。”祖父目不识丁，也不知道那地方的路程远近，在何方向。当时没工做，吃住是人贩子的，心里着实徬徨。他经不起人贩子的相劝，就糊糊涂涂地在卖身契上按了指印。祖父受骗上当了，他被人当“猪仔”卖到澳大利亚去。按契约规定，要“赎卖”劳动三年。期满后才有身自由。

我祖父上了帆船，才发现自己被当“猪仔”卖了，非常气愤，追悔莫及。帆船没有通风设备，淡水、粮食也不足，几百“猪仔”挤在船舱下，从香港到悉尼，足足走了六十天。这群大陆的穷人，原来已是营养不足，体质不好，憋在小小的船舱里，一出大海就呕吐害病。船上缺医少药，连水也喝不上，人死了就往大海里扔，进入“浮动地狱”去。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幸亏祖父正血气方刚，到了悉尼，剩得皮包骨头，活象一名病汉。

祖父到了悉尼，登岸后就被监管着。华人分别派到工地、金矿、牧场等，每个地方都有人专门监督着华工劳动。祖父被派到一矿区去。那里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幸好祖父是个长工出身，年富力壮，又肯卖力。不久，祖父的勤劳不惜气力为一白人老板所赏识。他只有夫妻俩，专门负责矿区蔬菜供应工作。女的看管店铺，男的每日到郊区菜地采购蔬菜回来，然后分别送到各工地去，天天如此。由于年纪大，他深感力不从心，于是向矿区交涉，以保证远程运送价廉物美之蔬菜为条件，指定我祖父负责运送，以学徒身份来抵销原签订的三年“赎卖”劳动合同。矿区老板同意此议，从此祖父便较自由地专为白人老板做工。

第 二 代 华 侨

白人菜店老板无儿无女，年岁大，要把生意做下去，而力与心违。我祖父勤劳俭朴，忠诚老实，深为老夫妇所器重。于是，每天工余，老板娘教他学英语，学记帐算帐。老头子也带他到各蔬菜基地找菜农，学习经商本领。祖父就是在白人老板夫妇的传、帮、带下，掌握了业务知识。不久白人老板已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店中一切业务则交与祖父掌管。那时，市镇不断发展，蔬菜需求量大增，生意越做越旺，营利不断增加，而老头子却与世长辞了。因为菜店继续营业，而店中人手不足，所以老板娘叫我祖父回国，成家立业，而后带一位侄儿到澳大利亚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祖父第一次回国，他已是中年后期。光绪年初，从内地到香港，或从香港到悉尼，交通都方便多了。祖父回国后，首先把元典伯办好手续，送他上船，然后再办自己成家的事。澳大利亚的钱币，国内不通用，祖父就把多年的积累，在当地买些金银首饰及牛黄、麝香、鹿茸等珍贵药材，回来变卖后换回钱币。此次回国，建了一座二房一厅、两廊一天井的砖瓦房，另盖草屋、灰屋各一处连同果木园。在圣堂又开设一米坊和酿酒店，在家又买了少量田地，并托他的侄儿煦典伯代管。一切事情办妥，才把我祖母娶回来。祖父准备再出洋，想到祖母在家太孤独，才收养了我的大伯陈巨典。后因祖母怀孕，他一直待到我父亲出世，才于一八八零年回澳大利亚去。

祖父第二次出国，跟二十多年前的景况大不相同。世界

各地交通有了发展，从海上进出的人多了，又促进了交通运输业。行走各埠的是轮船，又快又舒服。他从香港坐轮船到悉尼，十多天就到达了，再也不用呆在帆船黑窝里捱六十天了。这时生活、交通秩序都稳定了，安全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

菜店白人老板娘去世后，祖父是该店的全权代表。又因人手不足，一八八四年他又回国，先后把我三爷琼大的儿子槐典伯，及元典伯的儿子象恩（侄孙）接济出去。祖父这次回来，又建了一套新房，一座书馆，直到我大伯巨典结了婚，我父亲济洋也上学了，才于一八八六年第三次出洋。祖父已六十多岁了，他的两个侄儿——元典、槐典对业务熟悉了，才回国定居。他二十岁去悉尼，在那里捱了四十多年，历尽艰苦人生，所以回国后在圣堂开了两间中药铺，请了名医，让伯父陈巨典和我父亲分别经营和习医。这期间，祖父十分尊重读书人，那怕是启蒙老师，他见面总称先生；逢年过节还送去一点礼物。对学者名流生活有困难时，总是送钱送米；对邻里上门借钱借粮，从不记账，也不催账。也许是数十年的闯荡生活积习使然。乡人很尊重他。

南洋，是指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接地带亚太地区。东南至大洋洲，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南包括南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南洋几乎没有主权国，当地居民和华人一样受奴役。我们村三十多户人家，去南洋的占十多家。早期的华侨，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多是给人种橡胶、锯木，赚钱不容易。有的捱了几十年，还是一无所有。本家的伯掌、新掌兄弟俩，年轻出南洋，赚不到钱，回家乡时，年纪大了，原

来的祖屋也垮了，到处流浪，晚景更凄凉。所以，早期的华侨，不管是到英属的马六甲地区，还是荷属的东印度、西属的菲律宾地区，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通过政府组织华工出国。在欧洲，连契约工达二十三万多人。辛亥革命以后，有勤工俭学出国留学的一批华人，他们摸清了西洋的奥秘，可以说是北洋华侨的开路先锋。正值国内军伐混战，土匪猖獗，官匪不分，父亲原在圣堂经营的生意倒闭了。一家数口，嗷嗷待哺，他不得不在一九一七年把祖尝田产典当出去，“做纸”（买护照）去中美洲的墨西哥和美国交界的小镇墨西卡利谋生。同一时期，我们村也有几位兄弟去英国、美国、加拿大。我的叔父就被邀去加拿大教子弟中学。这些人，就是我家族中的第二代华侨。在第二代华侨中，既有去南洋的，也有去北洋的，不过闯北洋的是家族中的第一代人。

我父亲初到墨西卡利镇，开始是在郊区一农场做短工。一次，父亲在街上碰到一位当地居民昏倒在地，当即将他扶起，马上找几味中草药煲好，给病人吃几遍，居然药到病除。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当地居民常有人请他治病，而父亲不挂牌，不出诊，也不随便给人开药。热心的当地居民，却自动筹集一笔钱，让父亲开间中药铺。父亲不忍拒绝他们的心意，于是答应了，并取名“益汉堂”。

益汉堂开业后，生意好，但中药有困难。开始曾就地取材，加工泡制，但太费时，而药物又不齐全。他曾托人从祖国带去，但路程远，关税重，药品多，难携带。父亲正处窘

境时，恰接到家书，说大伯去世。祖母年过七旬，体弱多病，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家务急待安排。父亲就急忙处理好生意，买舟回乡。

父亲到家后，即赎回当年出国买“纸”而典当的祖尝田产，又在圣堂开米铺和酿酒店，安排一位失业的朋友与大伯的儿子经营。他在墨西卡利回国前，已向当地申办我的出国手续。那时，我才十岁多，正读私塾。本族的一位塾师，极力赞扬我。说我天分高，小小年纪会做破题，起承转合很得体。还说，要是早几十年出世，秀才、举人不在话下，点翰林也有指望。我父亲亦有“望子成龙”思想，可他闯过北洋，见过世面，不同意那塾师的观点，所以不让我读四书五经。适开平县一位侨友来信，约父亲迁家到上海郊区，在那里种菜、养猪、磨豆腐。父亲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去九龙半岛。

一九二四年，父亲在红磡开一间甜食店，我兄弟几人则在那里读小学。时值九龙半岛正在开发，红磡商业区只有一条街，一家大型造船厂。甜食店的顾客就是船厂的工人和家属。那里没正规小学，我们上的是老中青结合的父子合办的“明德学校”。我记得小学四年级就教《吊古战场文》，还指定背诵要用广州话。文化生活谈不上，看戏听粤曲要去油麻地。油麻地当时是九龙半岛的商业中心，距红磡五里，有公共汽车；距九龙城远一点。九龙城墙还在，城里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内地一样。郊区没有多大发展。晚上，没路灯，汽车也不开，人们要成群结伴才敢走路。父亲原计划把本家一

位哥哥全家迁来九龙城，让他种菜、养猪、磨豆腐，但计未成而“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省港大罢工。香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父亲又带我们回内地。我在君堂小学（独醒中学前身）读高小，他去参加北伐军筹饷工作。大革命失败了，父亲又在圣堂墟开设乐天茶楼。时运不齐，又碰上了世界经济危机，开支大，收入少，乐天茶楼又倒闭了。抗战期间，他把二弟留家务农（后在澳门开设金山庄），其余家人又转到香港寻出路去了。

第 三 代 华 侨

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华侨可在侨居国申请，报上在家的眷属名单，申请“做纸”，直接把家人带出去。我大伯有两个女儿，二姐如珠，三姐如燕，出嫁到牛栏村后跟其丈夫去加拿大温哥华。当然还要花钱，因为要经领事馆审批。我父亲回国前，在墨西哥已为我作过申请。但我在省一中（今广雅中学）读书而未成行。我堂兄陈象金，当时尽管各国因经济危机而限制移民入境，但他仍花了二、三百元，买了张去委内瑞拉的“纸”去委国。他初到委国，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华侨就有亲帮亲、邻帮邻的好传统，尽管当地也闹失业，但华人会动脑子，困难也就解决了。陈象金眼看到市面上很多卖生花生的，而销路不好。他想，把花生煮成熟的，大人不买可小孩爱吃，销路会好。于是他买了几十斤花生回来加香料和盐煮熟，摆个小摊，果然供不应求。随后，又出个新招，搞个带壳的香脆花生，顾客更多了，每天销了一二百斤。生意好，销路大，他不摆小摊，却开起小店

来。后来，又生产乳皮花生，讲究装璜，有半斤、一斤、五斤的纸包、罐装，人们买来作礼品，生意越做越好。陈象金就是这样闯过来。以后走北洋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

第四、五代华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十分困难，因而全家出的国就多了。从四十年代到近年出国的，在我们家族中是第四代华侨。我有个外甥女，在香港读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获医学博士。她留在伦敦，结婚后婆家在英、美、法、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商场，这就四海为家了。我二弟有个儿子，也是英国华侨，抗战胜利后，他是香港的学徒工。后来跟我三弟到新加坡做漂染，回到香港结了婚又到英国。夫妻俩在伦敦开了个甜食店，除每年要寄钱供养父母的生活费外，现在还要供给两个孩子在伦敦读大学。我三弟有个儿子在香港大学毕业后，七十年代初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应聘在华盛顿一家大学当教授。最近又应某研究单位之聘，担任研究员。他们是我家族中的第四代华侨。他们有文化、有知识，社会地位也不同了。

我二弟在英伦的两个孙儿，现已上大学。三弟在美国的两位孙子，也快要上学了。这些是我家族的第五代华侨，或叫准第五代华侨吧！

据我们村不完全统计，五代华侨的分布是：英国二十四人，美国二十人，加拿大二十八人，墨西哥二十二人，委内瑞拉八十人，南洋二十四人，共一百九十八人（港、澳同

胞未计算)。在外人口比在家的多。我本家从曾祖父以下，在海外的六十五人，在家的仅五十人，海外人口比在家的多两三成。

港 商 和 港 马

香港开发前期，港英当局为保证开发和生活的需要，极力拉拢部分投机商人，贩运粮食、肉类、蔬菜进港，同时向内地推销工业品和毒品，并从内地招募一批廉价劳动力。于是，就有港商和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港马”。这些人，有的得到港英当局的信任，当上了买办，帮办；有的虽未被重用，但可向洋人承包工程或做包工头。他们之间，相互利用，有的还结帮营私。

在第一代港商中，也有劳动人出身的。一九三零年我在台山县广海教书时，就听说城西奇石村的彭正卿，是从一个泥水小工而当上了包工头。后因和洋人承包了一批工程，而洋人缺理，最后在香港划了两条街的地皮及一批水泥作赔偿。老彭又利用这批水泥为东莞县抢修河堤，既赚了钱，又受到清王朝封个“道台”的官爵。随着利用香港的地皮，盖了许多楼房，开了很多商店，还享到港英当局的爵士待遇。他成了显贵，大凡要谋事或出洋，大都通过他同港英当局打交道。

第二代港商，多是晚清时的监生或未赶上科第的秀才。这些人不开店营业，只避居香港读书看报。但他们有点学问，了解市场信息，如有利可图，就通过“港马”代购代

销，或带回内地一些货物。他们注意华侨动态，接送华侨进出，安排“港马”护送；还协助华侨办理华侨遗产，以及代为“做纸”出国等业务。他们从中收回佣金（手续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姓族有了华侨，也就有一两个港商。

“港马”仅我们村先后就有几个。不过他们都是塾师出身，放不下架子，工作搞不好。二十年代我全家迁居香港时，我见过外乡叫“香港三”（梁启常，歇马人——编者）。他对华侨、侨眷很热心，尤其对老人、小孩关照得周到。我父亲曾请他一起在船上吃过饭，他把沿途要注意的事交待得很清楚。我们上船、过渡、找搬运等，他给我们安排得十分妥当。在船上，他熟识的人多。我们兄弟多，年纪小，他忙不过来时，一开腔就有人帮着拉我们上船。

第三代港商多半是归国华侨。他们小本经营，从事一项业务。各姓族在香港都有一两家。尽管数量不多，但华侨出入有个落脚点和通讯地址，解决不少问题。到三十年代，又碰上世界经济不景，经不起这浪潮的冲击，有部分支持不了，有部分实际是专做华侨工作，即后来的金山庄。

金 山 庄

早期的华侨，他们没文化，国外也不通邮，货币不通用，有钱也汇不回来，困难诸多。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忽然听说槐典伯寄钱回来，是由香港渣打银行发来的汇票。后来托“港马”带出香港，再由港商帮办提款并兑现。过了两年，他回来了，谈了很多难处。他说，没法直接和家人联